

# 他们要学狗叫

幽默荒诞系列

世界微型小说传世精品  
张贤亮主编



张贤亮主编

I 14 / 4  
01

世界微型小说传世精品

# 他们要学狗叫

幽默荒诞系列

(琼) 新登字第 05 号

责任编辑：沈东炜 方国荣  
责任校对：方国荣

## 世界微型小说传世精品

张贤亮 主编

\*

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出版发行  
(海口市南航路侨企大厦 B 座 6 楼)

总编辑 沈敏特

镇江新光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开本 850×1198 1/32 印张 40 字数 800 千字  
1996 年 3 月第 1 版 199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 -10000

\*

ISBN7—80609—330—3/1·64  
定价：59.20 元 (本册 14.80 元)

## 《世界微型小说传世精品》总序

张 贤 亮

人对世界的认知越来越广,越来越大,而人造的东西却越来越小,越来越趋于精致。就拿现在开始进入人们家庭的电脑来说,自本世纪四十年代问世到今天,已从四层楼房那么大的体积变成了掌中之物,而且体积越小功能越全、使用价值越大、价格也更昂贵。恐龙因其身躯庞大而绝灭,小小的文昌鱼却至今还活动在地球上;有道是“大有大的难处”,反过来就意味了“小有小的好处”。在当今世界,生活节奏加快,人们获得知识、接收信息、消遣娱乐的方式已不再单纯是读书一项,这使我们写小说的人常常自觉不自觉地要考虑自己写的作品的篇幅:多长读者才易接受?过去人们认为宏篇巨制才可算做伟大作品,而现在除了经典名著,大部头的小说放在

书店里已经很少人问津了。有人说“文学失去轰动效应”，而大部头的长篇首当其冲。当然，还有一些让读者感到兴趣的当代长篇小说，但其引起人兴趣的多半有文学以外的因素。

从文学史上看，小说的祖先实际上是短篇，用现在的眼光来衡量，还是“微型小说”。小说史是整个历史的一部分，它必定也要遵循历史发展的逻辑，有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最早是短篇，还是“微型”的，慢慢发展到长篇。并且越来越长，到一定时候又会恢复为短篇，直到它的起始点——“微型”为止，再周而复始。目前，可说就到了短篇、尤其是“微型”短篇开始风行的历史阶段。

不知别的作家怎样认为，据我看，小说就数短篇难写，而且越短越难写。世界上许多专攻长篇的作家，写长篇得心应手，让他写短篇就会感到吃力，而写惯短篇的小说家积累了足够的素材后尝试长篇构制，却可获得成功。这样的例子很多，不一一枚举。短篇小说像浓缩的果汁，兑点水至少会变成中篇，再加些作料扩大成长篇也不难，凡写小说的人大概都知道这个窍门。可是要将一部长篇压缩成千把几千字的短篇，即使是写一个故事梗概，也颇为不易，需要很深的文字功夫，所以搞缩写的文摘编辑才能称为专家。

真理总以最简单的形式出现，小说也是这样。“小”应是既简单又精致的，以“小”见大的。我到一些地方讲演，常有听众问，能不能用个最简单的方法，譬如说用一个公式来说明什么是小说？当场给我难住了。后来，我偶尔看到一则幽默轶事，说一家报纸征求最短的小说，结果是这样一篇小说获了奖：

“人类在世界上灭绝以后，只有一个人幸存下来，当他孤独地坐在房里的时候，门外响起了敲门声。”

我恍然大悟，拍案叫绝，这篇“微型小说”非常全面地概括了小说的全部要素！简直是一个非常科学、非常完美的小说公式：一、有时间（人类灭绝以后）；二、有地点（房里）；三、有人物（幸存者）；四、

有事件(人类绝灭);五、有故事(绝灭以后如何如何);六、有情感心理描写(孤独);七、有悬念(来的是谁?);八、有余韵(能让读者发挥想象);九、有哲理(如果来的正好是个女性,世界从此又开始有人类绵延,所谓阴阳合和,如果来的是个男人,两人的关系又怎样处理?)等等等等……所以说,“微”者不微,其意深焉;佛家语“一粒米见大千世界”,此之谓也。

冯知明先生来信让我给这套丛书写序,面对大师的作品,本不应狗尾续貂,画蛇添足,但我个人虽然多半写的是中篇和长篇,喜欢读的小说却是短篇。除了古典名著之外,现在给我能留下较深印象的小说倒是短篇居多。闲暇时,翻翻书,也爱找短篇来读。一次在机场候飞机,看到美国作家约翰·契佛的一个短篇,竟不禁掉下泪来。其实他写的故事很简单:一个人乘飞机赶回家过圣诞节,恰巧碰上飞机遇险,在空中折腾个够呛,终于有惊无险,平安到家,回到家他当然很兴奋地向妻子孩子唠叨在飞机上的险情,说如何如何危险,他怎样差点死掉,然而妻子孩子没有一个对他的安危感到兴趣,兴趣都在过节上,后来他觉得无趣,一个人爬上楼悄悄地吊死了。契佛不加一点评论,文风冷峻,行笔简捷,而我以为他这段不长的文字赛过千言万语,是那么凝炼地表现出了当今社会亲情感的毁灭,家庭成员不过是拢聚于一个虚伪的“家庭”外表下生活在一起而已。直到今天我还想不起来有哪部长篇能令我在几分钟内感到如此。

我想,等这套丛书出版以后,一定会拥有读者的,所以不揣浅陋,写下以上文字。

# 目 录

《世界微型小说传世精品》总序…………… 张贤亮 (1)

## 美国

- 修表记…………… 马克·吐温 (1)
- 政治经济学…………… 马克·吐温 (5)
- 忙碌的经纪人的浪漫史…………… 欧·亨利 (8)
- 共进晚餐…………… 克里斯托弗·莫利 (13)
- 爸爸最值钱…………… 布赫瓦尔德 (17)
- 一磅奶油…………… 阿瑟·佚名 (20)
- 医院需要病人…………… 阿特·巴克奥尔德 (23)
- 体察入微…………… 阿特·巴克奥尔德 (26)
- 惶惶不可终日…………… 约翰·尼科尔 (29)
- “帕罗”先生…………… 威廉·巴雷特 (31)
- 新鲜空气可以使你致命…………… 阿·布克毕德 (36)
- 电脑电话联网之后…………… 拉夫·索恩斯坦 (39)
- 艺术与晚餐…………… 阿·布痕瓦尔德 (41)

## 加拿大

- 我与金融界的一段因缘…………… 斯蒂芬·里柯克 (43)
- 琼斯的惨剧…………… 斯·李科克 (47)

- 敷衍塞责..... 皮·波顿 (51)
- 巴西**
- 旅途女伴..... 费·萨比诺 (55)
- 赤身裸体的男人..... 费尔南多·萨比诺 (58)
- 等待发药的长队..... 安德拉德 (61)
- 电话..... 安德拉德 (65)
- 抢劫..... 路·费·维利希莫 (68)
- 秘鲁**
- 地址有误..... 里韦伊罗 (72)
- 墨西哥**
- Baby H. P. .... 胡·何·阿雷奥拉 (76)
- 哥斯达黎加**
- 日蚀..... 曼·冈·塞莱东 (78)
- 哥伦比亚**
- 拉丁猫..... 戴·桑·胡利奥 (82)
- 三个梦游者的酸楚..... 马尔克斯 (84)
- 英国**
- 那次午餐..... 毛姆 (88)
- 惩办自己, 改正错误..... 帕克 (93)
- 兰道夫与朋友的聚会..... 约翰·列农 (96)
- 法国**
- 一个幸运的贼..... 莫泊桑 (98)
- 逗乐 ..... 莫泊桑 (102)
- 勃鲁阿戴总统 ..... 吉·塞斯勃隆 (105)
- 大师的由来 ..... 莫洛亚 (109)
- 意大利**



- 感觉 ..... 焦内焦·曼加内利 (114)  
遇见自己 ..... 焦内焦·曼加内利 (116)  
楼梯之梦 ..... 布扎蒂 (118)  
橱窗里的幸福 ..... 莫拉维亚 (122)  
蜘蛛人 ..... 马莱巴尔 (127)

### 德国

- 一个小偷和失主的通信 ..... 奥托·纳尔毕 (131)  
照章办事 ..... 拉里夫·维内尔 (136)  
铁路, ..... 封·拉德茨基 (139)  
冰棍 ..... 玛·诺瓦克 (141)  
登场 ..... 莱·赖因哈德 (143)  
吃白食 ..... 黑贝尔 (145)  
蝎子 ..... 克·爱尼希 (147)  
窗外的风景 ..... 艾兴格尔 (149)  
长虱子的公主 ..... 沃·施努尔 (152)  
火车头 ..... 赫·贺尔特豪斯 (154)

### 西班牙

- 求求你们, 别开玩笑 ..... 塞拉 (157)

### 奥地利

- 保险 ..... 罗达·罗达 (160)  
法官 ..... 卡夫卡 (163)  
往事一页 ..... 卡夫卡 (166)

### 荷兰

- 诚实致富记 ..... 埃·赞特涅夫 (168)

### 苏俄

- 胖子和瘦子 ..... 契诃夫 (172)
- 意见簿 ..... 契诃夫 (175)
- 威胁 ..... 契诃夫 (177)
- 在邮政支局里 ..... 契诃夫 (178)
- 狗鼻子 ..... 左琴科 (180)
- 天才的力量 ..... 左琴科 (183)
- 窍门 ..... 左琴科 (185)
- 澡堂 ..... 左琴科 (188)
- 奖桶 ..... M·威廉斯基 (191)
- 人类之友 ..... 列·列奇 (194)
- 身心交瘁 ..... 尤·左洛达列夫 (197)
- 一根琴弦 ..... 卡邱申科 (201)
- 空中魔术 ..... A·截拉斯金 (204)
- 开会有益 ..... 格·瓦·凯冒克利德哉 (207)
- 理想破灭 ..... H·叶林, B·卡沙耶夫 (209)
- 公民证 ..... 阿·里纳特 (211)

#### 匈牙利

- 新成语 ..... 厄尔凯尼·伊斯特万 (214)
- 色情事件 ..... 厄尔凯尼·伊斯特万 (216)
- 最大胆的梦想也是可以实现的 ..... 沃·依斯特万 (218)
- 遭殃的机关 ..... 莫尔多瓦·久尔吉 (220)
- 他们要学狗叫 ..... 米克沙特·卡尔曼 (223)

#### 南斯拉夫

- 部长的小猪 ..... 努希奇 (225)
- 迎宾委员会 ..... 努希奇 (229)
- 我那才能出众的孩子 ..... 努希奇 (233)

- 程序控制的丈夫 ..... 伊·布德洛 (239)
- 保加利亚**
- 反对星期二的斗争 ..... 季·瓦西列夫 (241)
- 照相机皮套 ..... 登·伏拉迪米罗夫 (243)
- 波兰**
- 孩子们 ..... 斯·姆罗热克 (247)
- 我想当一匹马 ..... 斯·姆罗热克 (252)
- 捷克**
- 善人 ..... 哈谢克 (254)
- 人缘好的丈夫 ..... 斯特蒂纳 (258)
- 罗马利亚**
- 离婚条件 ..... 拉斯洛·巴拉斯基 (260)
- 生活点滴 ..... 伯耶舒 (264)
- 埃及**
- 新来的职员 ..... 鲁·基拉尼 (267)
- 三个没意思的故事 ..... 尤·盖伊德 (270)
- 乌干达**
- 消灭词典编纂术 ..... 利永 (274)
- 土耳其**
- 自杀狂求死记 ..... 阿吉兹·涅辛 (278)
- 要涨价了 ..... 阿吉兹·涅辛 (283)
- 必须是肺病患者 ..... 阿·奈辛 (285)
- 印尼**
- 沙玛德的买卖 ..... 孙塔尼 (288)
- 一条短裤 ..... 伊德路斯 (290)
- 日本**

---

特技 .....	星新一 (292)
强盗的苦恼 .....	星新一 (294)
广告宣传时代 .....	星新一 (298)
乞丐世界 .....	御园彻 (302)
《世界微型小说传世精品》编后记.....	编者 (304)

〔美国〕马克·吐温

## 修 表 记

我的那只漂亮新表起初一直走得很好，18个月中从没慢过，也没快过，更没停过；那里面的各个部件也都完好无损。因此我不免认为，它在每天时间的判断上的确分秒不差，在结构组织的完美上更是足堪不朽。但不幸的是，它终于在某个夜晚停了下来。对此我真是悲恸逾恒，大有熟人前来报凶，大祸临头之感。不过日子一长，我也就慢慢振作起来，于是经常凭着感觉，定定表针，早将胸中的种种疑团迷惑一扫而光。不久，我跑进一家大珠宝店去对对准确时间，店主从我手中接过表去，给我对好。接着他道，“表慢了4分钟——它的整时器需要紧紧。”我马上想拦住他——想让他知道这只表在时间上从未出过半点差错。但哪办得到；这个白薯头脑所懂得的就是慢了四分，所以那整时器必须紧上一紧。因此尽管我在一旁急得直跳，哀求他手下留情，他还是面不改色、手毒心狠地干下了那桩可耻罪行。

于是我的表走得快了起来。而且一天快似一天。不出一个星期，它已病得发起高烧，脉搏在沉睡时也已达到了150下。到了两个月将尽，它早已将全城里的大小钟表统统抛在后面，比历书上的日子超出13天还有余。它早已提前入冬，独自个儿去赏雪，尽管人间此刻还是晚秋，落叶乱飘。在它的带动下，我

不得不赶凑房租，赶结帐目，赶办一切事务，弄得焦头烂额，狼狈不堪，达到完全无法容忍的地步。我只好将它拿到一家钟表商店去修理。表商问我，这表以前修理过没有。我回答说没有，它一直好好的，不用修理。他听到后，一脸奸相，透出暗喜，于是急忙撬开表壳，抓起个小骰子盒<sup>①</sup>戴到眼上，便瞅了起来。瞅罢讲道，需要擦泥上油，另外调调——一周后来取。

经他这样一番除垢上油以及调节之后，我的表又开始慢了下来，慢到以后嘀嗒起来，其音悠悠，有如叩钟。在行动上，我开始事事落到时间后面，变得出门误车，对客爽约，甚至赴宴逾期；我的表还常将那例来的三日宽限<sup>②</sup>拖长到四天五天，结果弄得讨债的人前来责骂；我自己也渐渐被拖向昨天，拖向前天甚至拖向一个星期之前。这样经过一段时间，我终于突然醒悟到，我已成了孤苦伶仃，孑然一身，仍然徘徊在那上上个星期之中，整个世界已经从我的面前消失不见。说来惭愧，我甚至察觉，内心深处，我已经与博物馆里的木乃伊隐隐产生感情，亟欲与他们一通款曲。

我于是又去了一家表店。一会工夫，店家已把表全部拆散，然后讲道，表的发条匣子“发了胀了”了，<sup>③</sup>三天之后可以修复。

在这以后，这只表只能说是以平均来讲，走得还好，但却决不是万事大吉。现在，一连好几个小时，它那里边简直是在闹鬼，又是吵嚷，又是吼叫，又是呼哧，又是咳嗽，喷嚏不断，鼻息不停，搅得你意乱心烦，不知如何是好；在它这么折腾的时候，天下的确没有第二只表赶得上它。但过上一阵，它又会

① 译注：指放大镜；幽默说法。

② 译注：西俗债务到期，一般至多可再拖欠三日。

③ 译注：这里显然说修表的人在说外行话，因为他把医学上的名词用在修表上面。

渐渐慢了下去，晃晃悠悠，不慌不忙，于是被它甩到后边的钟表又都一路追了上来。不过看看一天24个小时将尽，它又会一阵疾步，风驰电掣般地飞奔裁判台前，正点到达，分秒不误。它拿给人的是它那到了不错的平均数值，现在职责尽到，谁又能说人家干多干少！但只是平均准确，在表来说，却决不是什么突出美德。于是我又携带上它另去表铺。铺里人说是中枢梢<sup>①</sup>发生断裂。我回答道，只要不太严重就好。说实在，我根本不知道那中枢梢是什么。只是当着生人的面，又岂可表露无知。

那中枢梢是修理好了，但是既有所得，也就必有所失。它成了这种情形，就是一会走走，一会停停，再走上一阵，再停上一阵，如此等等；至于那短暂快慢，已经完全凭它的高兴，再也无从过问。而且每次发动起来，简直像子弹出膛一般，坐力很大，震得胸口发疼。因此好几天来，我不能不戴上护胸，以保安全。最后我只好再去找人修理。店家把它全部拆开，拿起那残骸在他镜下翻来复去地检视了一遍，然后宣布，它的微力发火机<sup>②</sup>出了毛病。但他终于把表修好，于是再次给了它一个效力的机会。

这回表的走动好了，只是每当走到10点差10分的时候，它的两个走针却突然重叠起来，仿佛一双合并的剪刀那样，而且从这时起，两个针便紧贴一处，同时走动。这样哪怕世上年纪最大的人见了也会弄不清一天的时间早晚。于是我只好再修。修理的人指出是表的玻璃蒙子塌陷引起，再有大发条也翘了。另外还讲，部分零件需要换底。<sup>③</sup>

这样，一切又都修理就绪。从此我的这个计时器倒也在各

① 译注：这里将机车上的术语按到表上，也为说明修表人纯系外行。

② 译注：弹道学术语，因而当然与表的部件无关。

③ 译注：意在表示修表人是鞋匠出身，他修表就像鞋匠给鞋换底那样。

方面表现得并无特别异常之处，只是往往当它平安无事地一连气工作上七八个小时之后，它里边的每个零件却会猛地全部变松，放出蜜蜂般的嗡嗡营营之声，顿时表上的几个走针也都一齐飞转起来，而且转得那么疾迅，它们的个性全部消失，谁也辨不清哪是哪个，只仿佛是一面纤细蛛网密密地张在表上。这样不消六七分钟工夫，它已经像是放脱了轴线似的，把未来的24个小时全给放光，然后砰地一声，停在那里。我怀着异常沉重的心情，再次去找表商，而且这次拆的时候，两眼一定得紧盯不放。我还准备将他着实地盘问一番，因为事情确已发展到了严重地步。这只表当初买时所费不过二百余元，但是修它的费用早已高达二三元。就在我等他和看他修的时候，我突然认出这个表匠原来是个熟人——早先在一个汽船上当过司机，当然也绝不是什么高明司机。正像其他表商那样，他也是照例先行检查一番，然后便以那同样自信的口气对它的病况作出如下判断。他道：“主要是冒气太多<sup>①</sup>——你该把这活动扳头挂到安全阀上去放放气！”

听到这话，我当场将他击毙，然后自己出钱掩埋了他。

我的一位名叫威廉的长辈(可惜如今早已下世!)常常爱讲，一匹好马，只要从来没偷跑过，就总是一匹好马；一只好表，只要匠人没得机会拨弄过它，就总是一只好表。另外他还经常纳闷，世上的一些糟糕工匠，不论是补锅的、造枪的、制鞋的、打铁的，还是当司机的，最后他们都混得怎样？只可惜从来没人能告诉他。

(高 健 译)

<sup>①</sup> 译注：修表人把汽船上的名词都搬到表上，说明也是个十足外行。



〔美国〕马克·吐温

## 政 治 经 济 学

早先我曾攻读政治经济学。每天上午我总是拿来一堆书，开始写文章。这工作要用上我全部的时间，因此我不喜欢有人打扰我。

话说那一天，我照常开始了工作，但是刚刚写了“政治经济学乃一切善政之基础……”几个字，我的工作被打断了，说是楼下大门口有一个陌生人要见我。我下楼问他有何贵干，同时竭力不让我的政治经济学的思绪跑掉。我是焦急万分，他却不慌不忙。

他说他刚才经过这里，发现我的房子上需要装几根避雷针，因此冒昧来打扰。我说：“好啊，你看怎么办？”他说没有别的，只是他很愿意帮我装。

我竭力装出是一个会当家的老手，漫不经心地回答说，我早就想装上那么七八根避雷针了，只是……陌生人听了这话倒是吃了一惊。我心想即使我脱口说出了什么外行话，想必他也不会计较的。只听见他说，在全城所有主顾中他最乐意为我效劳了。

我说那就装吧，说完正想走，他又把我叫住，说是需要知道到底想装多少“针”，装在房子的什么位置上，杆子要求啥质量。我告诉他装 8 “针”，全装在房顶上，杆子要用最好的材料。

他说他供应的普通的一种是每英尺 20 美分，铜质的是 25